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龔秉震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四

元　富大用　編

縣官部

縣尹

歴代沿革周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

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令尹戰國以來郡大而縣小秦有縣令長漢因之凡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爲令減萬户爲長侯國爲相秩亦如之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列侯所食縣爲國皇太后皇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後漢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凡縣有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户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皆秦制也凡掌治民顯善勸義察姦罰惡理

訟平賦恤民時務秋冬集課計上於所屬郡國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北齊制上中下九等唐制縣有六等之差赤畿望緊上中下京都所治為赤縣旁邑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地美惡為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敬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寃屈躬親獄訟凡民田收受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

鄉飲酒禮簿帳傳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縣丞為之貳衆曹收率課調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於民貪鄙萬狀宋建隆元年應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四千戶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始以朝臣為知

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奚嶼等始）慶歷間詔天下知縣非鞫獄毋得差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宜各遵行上副朝廷（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恤民戶十二曰無妄訟）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明人皆重内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宣和五年縣令正差六十以下人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爲縣（七月詔三省中明舊制今後不

以堂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並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臣僚奏建文官縣令以武臣為害甚衆故也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以二年為任雖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為任二年詔吏部依四川專法施行並以三十箇月為任乾熈三年復以三年為任二年御筆今後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元以縣分上中下三等每縣各有達嚕噶齊掌縣之印以知縣為縣尹掌判署事又有赤

縣達嚕噶齊赤縣尹

羣書要語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周禮子羔曰以吾爲邑長於斯記檀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語求也千室之邑可使爲之宰同上縣令所使承流宣化也仲舒策一同布政百里宣風六帖操割洛陽必有餘刄白集崔咸制江與前攝縣沮漳無傷錦製藝文江侍中薦士表天寶吏部引見縣令委之銓衡謹擇銅墨唐大詔令紐金章綰墨綬北山移文今之邑令古之男也於吏有君臣之道於人有父母之道白集行韋同憲制佩縣

銅墨胡文恭行陳亢制施宇人之縣譜姚偘制寄縣同之任劉槩制結縣同之綬王拓制宜從健令之遷趙昶制輦轂之下豪黠僄輕擾之則獄市不容緩之則囊槖相聚故前代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意也元微之行唐慶制於穆君侯英才宜朗聲之所震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反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謹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晉孫楚梁令孫侯頌君德器深閎基宇高邃荆玉不足喻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勵潔齊

冬氷恩湛春露行軌乃祖德冠搢紳降迹垂化澤侔三春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成咫尺乃氷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君有遺愛民有遺思晉江韋襄邑令傅渾頌地方一同雷震百里答東阿王書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同上窂大邑者如烹小鮮人擾則疲魚擾則靡老子毋使製其肘宓子賤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答東阿王書龔公侯之瑞屈銅墨之班陳子昂李府君妻墓誌

詩句出宰山水縣讀書松竹林韓民言令尹清且明玉壺寒氷不受汙黃山谷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林逋壺觴調笑民平訟賓客風流醉舞腰山谷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濕沙庭放吏衙廖凝廢土有人耕不畏古廳無訟醉何妨熊皎溪柳遶門彭澤令野花連洞武陵人許渾弩矢前驅煩縣令里門先下敬鄉人韓愈故人有縣宰高義薄層雲杜詩鼎食為門戶詞場繼國風杜贈河南尹三年清似水六月冷如冰裴說摩手撫鰥寡槖砧磔彊良山谷雨後有

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古詩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杜詩故老青葭岸先知處子賢溫庭筠送淮陰縣令之官縣古槐根老官清馬骨高韓駒父詩腰懸墨綬三年外身去青雲一步間方干贈嘉興許明府詩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魏野詩半世功名初墨綬山谷遥知訟庭裏佳政在鳴琴郎士元詞章美少年小邑在南方賈島邑中丞掾陰桃李案上文書畧米鹽東坡踈簾衙退卷花軸曲檻客來聽竹風杜詩琴彈終日得古調印鎖經秋帶蘚痕李拱縣齋高枕卧應夢犯天顏許棠

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送裴拾遺赴繼令杜甫贈終明府

古今事實

子文無慍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論語

子賤何瘦

宓子賤為單父有若曰子何瘦焉宓子曰憂官政也

立為官長

立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也非立官以爲長也慎子

號爲神君

喬智明爲隆慮令縣民愛之號爲神君又黄浮號爲神君

可爲良令

晉文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其良令也誰可爾趙武曰邢伯可韓子

號爲健令

後蜀李匡遠開元中為鹽亭令歷通泉時洪等令時兩川連衡盜賊尤甚匡遠所在擒捕當時號為健令

恭敬寬正

子路治蒲曰邑壯又難治也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則政不難矣

信寬明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入其邑

曰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又子路治蒲夫子三歎其善

鳴琴而治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出戴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呂氏春秋

製錦以學

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譬如田獵御射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左傳

決灌生稻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謂羣臣曰令吾臣皆如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

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知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起爲鄴令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决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前漢溝洫志

不許刈麥

宓子賤治單父齊寇來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人不及田刈請民出刈宓子不許季孫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

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其民樂有冠也

尹鐸保障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曰為繭絲乎為保障乎曰保障哉通鑑

董宣彊項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家人殺人宣就主車取殺之主訴帝帝欲殺宣宣觸殿流血帝令謝主宣不拜帝令按伏宣以手據地不俯帝聞曰彊項令

廉儉有用

稽陰大邑久無良宰褚玠廉儉有幹用乃除山陰令

清白居職

梁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啟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白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表矣

力行清潔

孔奮守姑臧令長力行清潔後被徵單車就路

性直清廉

沈瓚之爲丹徒令性跡直在縣清廉

勿剪三柳

李白爲虞城令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我若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改變爲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白去思頌碑

寧食斗艾

屈突蓋爲長安令以威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

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神術雙舄

王喬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朝帝恠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雙舄焉詔尚方視則所賜尚書屬履也

德化三異

漢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

年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在桑中有雉過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矍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迹爾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還以白安安因上書言帝異之

植河陽花

潘岳爲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種彭澤柳

晉陶潛爲彭澤令門種五柳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乃解印綬賦歸去來辭

令作齋馬

唐馮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不與芻豆令作齋馬

宰如烹鮮

見前羣書要語

號曰慈君

北齊張湝爲和寧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歌曰仁父

崔瑗爲汲令開溝漑稻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作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決渠作甘雨

稱有天才

宋沈憲爲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當時稱爲良令

爲有吏能

孔琇之爲吳令有吏能縣中震肅

頌德立祠

崔瑗字子玉爲汲令遷濟北宰官吏男女號泣共壘石作壇立碑頌德而祠之又晉荀勗字公曾爲安陽令遺愛在人人爲立生祠又狄仁傑字懷英爲彭澤令人爲立生祠又李緄除栢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

異政立碑

後漢董詡字漢之除須昌令多異政生爲立碑

爲中都宰

孔子爲中都宰男女别途市無二價家語

爲武城宰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

不齊之治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

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之民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家語

三子之才

滑稽傳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

門豹爲鄴令民不敢欺三子之才孰能最賢哉

尹賞治劇

尹賞舉茂才爲粟邑令能治劇遷滎陽令

汲黯恥爲

汲黯遷滎陽令恥爲令以病歸田里上聞之召黯爲中大夫

政曰無雙

吳王𢧐字世容爲武城令宿惡奔逸人歌曰王世容政

無雙省傜役盜賊空録 吳

治爲第一

魏張既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

勸立學校

晉范甯字武子爲餘杭令立學校勸生徒潔已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間風化大行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教戒父老

辛昂字進君為成都令與諸生祭文翁於學堂教以忠信孝友父老曰辛君教戒如此不可違也北史

焉用牛刀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唯有釣道

子賤爲單父宰楊晝送之曰治民之術唯有釣道二焉夫落餌投綸逐而吸之者鰷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若食者魴也其魚肉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味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楊晝所謂陽鰷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甚有能名

傅佐有吏才再爲山陰令甚有能名近世令長莫能及也

獨有異政

陳球爲繁陽令督郵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

縣有翔鸞

漢王阜爲重泉令有翔鸞至止於縣庭十餘日

邑獨不雹

韓棱爲下邳令一邑内獨不雹上聞徵拜尚書

謂元魯山

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誠信化人士夫高其行謂之

元魯山

曰明府手

張巡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民甚宜之

辭遺新菓

閩賈郁遷仙遊縣有邑客遺菓辭之曰某家新菓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

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攜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大慙而退

嘉賜緋衣

唐李頌字德新為武仙令浚溉田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

召賜百縑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

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

旌賜上考

李朝隱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

後爲三公

後趙申録爲廣昌令白烏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爲三公

拜爲司隷

蕭育字次君爲茂陵令會考課育第六而漆令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脱何暇爲左右言令詣曹育曰蕭育杜陵男子詣曹何也遂去官明日拜爲司隷校尉

朱輪華轂

蒯通説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

銅印墨綬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治民猶牧

卜式爲郎牧羊上林中上喜之式曰治民亦猶是矣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試其治民拜緱氏令

視人如子

前召信臣遷上蔡長其治視人如子所居見稱述又卓茂爲密令視人如子又鍾離意爲堂邑令視百姓如視

赤子
兩縣皆理
漢薛宣字贛君爲左馮翊頻陽縣大其令薛恭未嘗理粟邑縣小其令尹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恭換縣二人領縣後兩縣皆理
支縣相百
縣當刺史治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
葦嶽繁要

韋抗景雲中爲永昌令輦轂繁要前令無及者遷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立碑著其惠

政務清閑

夏侯湛爲野王令以郵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居邑累年朝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

民稱番君

前吳芮秦時為番陽令甚得江湖間民心稱曰番君

人稱賈父

漢賈彪禁人殺其子人稱賈父數年養子千餘人男名賈子女名賈女又鄭渾字文公禁人殺子民皆舉育男女皆以鄭爲字三國志

潁川四長

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嬴長陳實爲太丘長鍾浩爲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

朝歌儒者

虞詡朝歌長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耶詡曰願寛假轡節勿令有所拘閡而已

道不拾遺

漢何並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又王渙爲河陽令道不拾遺臥不閉門民歌之曰王雅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又滕撫爲蜀令在事七年道不拾遺又鄭弘爲騶令張允濟爲武陽令皆道不拾遺

風不鳴條

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

虎皆南渡

劉平爲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時多虎每爲人害平視事三日虎皆南渡

蝗不入境

楊球爲茂陵令寛和多恵以至誠接下爲民所愛比縣連歳蝗災不入茂陵境又後漢戴封平仲爲西華令蝗蟲不入界時督郵隨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蝗亦頓除

一境竒之又晉謝夷吾爲壽張令時蝗發泰山至壽張
界飛逝不集又後鄧叡爲騶令勤行德化郡人得遺寳
縣於道求主還之春大旱騶獨致大雨永平十五年蝗
起泰山獨騶界不入

期年大化

漢仇覽爲蒲亭長勸人生業農畢乃令子弟羣居就學
輕恣者役以田桑期年稱大化覽初到有陳元與母居
母告元不孝覽曰吾近觀元井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

惡人也是教化未至耳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陳人倫孝行元卒成孝子鄉邑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

期年教行

范甯爲餘杭令期年之後教化盛行中興以來崇化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有治縣譜

齊傅僧綽子談並爲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傅

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著諭蒙篇

馮元授醴泉令縣民多猾爲著諭蒙篇大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畫像勸學

高彪字義方遷内黄令帝敕同僚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開倉活饑

漢蘇章安帝時爲武原令歲饑輒開倉活三百戶

叩頭反風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詔問昆曰在江陵反風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暴身祈雨

祝良爲洛陽令時旱暴身階前甘雨滂注又戴封爲西華令大旱祈雨將欲焚軀俄而雨至

郎官出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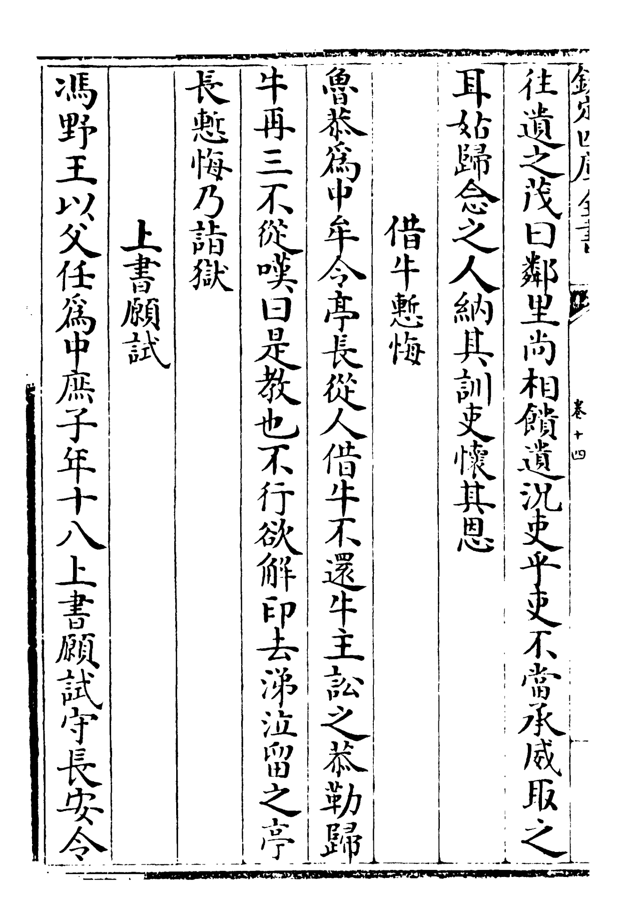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後漢帝紀

太傅封侯

卓茂爲密令視人如子人不忍欺教化盛行道不拾遺蝗不入界光武即位先訪求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受肉懷恩

卓茂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吏求否人曰自



往遺之茂曰鄰里尚相餽遺況吏乎吏不當承威取之耳姑歸念之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借牛慙悔

魯恭爲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之恭勅歸牛再三不從嘆曰是教也不行欲解印去涕泣留之亭長慙悔乃詣獄

上書願試

馮野王以父任爲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單步之官

崔林除僞令清貧單步之官

獄無繫囚

劉平字子公爲全椒長政有恩惠人或增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廉其實每行部獄無繫囚也又孫謙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

米不侵枉

王渙爲洛陽令病卒喪而歸過所農人設祭於路曰常

時持米至洛陽爲卒司所抄自王君來不見侵枉
　　爲一州首
蜀呂義爲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
　　非百里才
龐統字士元守耒陽令在縣不治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之處治中別駕方始展其驥足又蔣琬字公琰除廣都長衆事不治常沉醉先主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

庭水投書

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魯國先賢傳）

鐵船渡海

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爲仙遊縣令及受代有一吏酗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

鎔銅鍛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爐鞴因

决杖徒之末幾移治福清召爲御史中丞九國志

壽春留犢

魏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將牛生一犢及去謂主簿曰

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遂留淮南

萊蕪生魚

范冉字史雲威帝時爲萊蕪長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

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胡紹乾飯

胡紹爲河内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官倉受俸米於閤内作乾飯食之

虞詡利器

虞詡字升卿爲朝歌長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别利器乎

教吏自勵

魏髙柔爲官城長縣中姦吏引去柔教曰昔邴吉吏有

非者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也

刑人以義

鍾離意字子阿拜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死

好發奸伏

黃昌爲宛陵令嚴毅好發奸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殺之百姓戰懼咸稱其

明

覈按奸宄

劉陶字子竒除順陽長覈按奸宄所發若神吏民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正身厲節

梁何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爲武康令正身厲節髙祖聞其能擢爲盧城太守自縣令拜爲畿大郡近代未有之

綏德撫仁

袁紹問陳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

單車就路見力行清潔注

攀車拒輪

劉寛除平陵令訓人以禮滿去百姓攀車拒輪充塞道路

清談政理

王衍字夷甫爲元城令終日清談縣政亦理

垂簾事理

顧凱之爲山陰令邑三百户凱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

伏臘放囚

虞廷洛陽令每至歳時伏臘輒休遣囚徒還家並感恩德如期而至

新歳開獄

曹攄除臨淄令有重囚陷大辟歳暮攄行獄問有何親

戚答曰有父母乃慨然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願暫見家當如期還獄否衆泣曰若得暫歸死且無恨攄於是開獄出之至期相率而還臧榮緒晉書

代民挽繂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繂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

代輸租賦

何易于督賦役不忍逼下户或以俸代輸租

納印棄官

陶潛事見前植柳注

脫幘投地

齊下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令長裁之憤不能容脫幘投地拂衣而去

畫形配食

晉陸雲字士龍爲浚儀令有異政及去官民思之畫形配食

神父配社

宋登爲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鳳集其境

荀甝字公然除太原榆次令爲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晉武帝下詔襃美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荀氏家傳

鸞降庭木

楊仲昌爲孝義令鸞降庭木

烏鵲擁車

李元紘開元初爲好畤令大有政聲遷閏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襃美之（開元遺事）

窮猿奔林

殷揚州謂李充曰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窮猿奔林豈

能擇木遂就郯陽令

猛獸渡江

庾黔婁為編令治有異績先時縣多猛獸皆渡江去

發擿如神

晉李苾成都令發奸擿伏所在如神又宋顧憲之為建康令發擿奸伏號曰神明

政績有聲

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聲稱百姓謡曰二傅沈劉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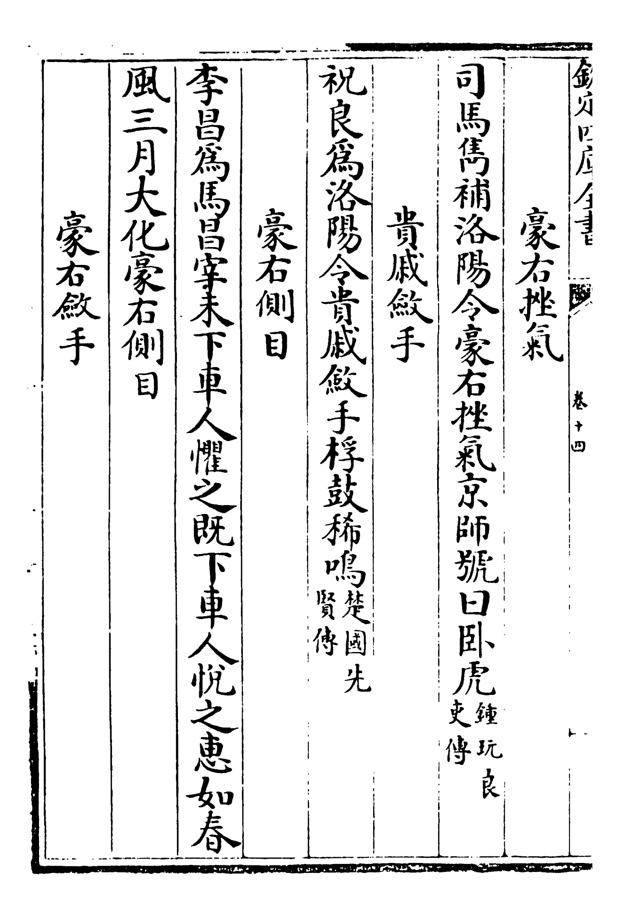
一丘蓋傳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
而仲孚尤過之

毋撓其清

蔣欽緒子沇乾元中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令美政
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縣敕麾下曰蔣令賢令也
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

咸歸其清

高玩子伯珍除曲陽令朝野咸歸其清



豪右挫氣

司馬雋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師號曰臥虎鍾玩良吏傳

貴戚斂手

祝良爲洛陽令貴戚斂手桴鼓稀鳴楚國先賢傳

豪右側目

李昌爲馬昌宰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恵如春風三月大化豪右側目

豪右斂手

徐弘字聖通爲汝隂令縣大姓兼併弘到官誅鉏奸桀豪右斂手商旅露宿道不拾遺童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奸宄空

户口十倍

新都令第五訪三年之間户口十倍不其令童恢牢獄連年無囚流人二萬餘户叱虎伏罪

令政第一

劉元明爲山隂令政爲天下第一傅翽爲代元明曰作

縣令惟日飯一升莫飲酒此第一策

詔留增秩

焦延壽補小黄令以候伺先知奸邪盜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郡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留之詔增秩

呼至訪術

隋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

閤詔征茶

唐何易于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日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

教民種桑

沈瑀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桑十五株柿四株及梨栗女丁半之頃之成林矣

鬼神破膽

李果爲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衆者過其境夜聞戶内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爲他縣血食無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桴鼓不鳴

董宣爲洛陽令摶擊豪强桴鼓不鳴號卧虎

立碑頌德

唐房彦謙爲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超授鄀

州司馬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刻石紀惠

劉晏爲溫令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璽書奬飭

玄宗時採訪使回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孝詳等政常循良帝皆降璽書奬飭明年縣令數十辭赴職帝自制令長新誠以諭之仍於朝堂賜宴以遣之其愛民遣吏如此也晏公類要

璽書褒勵

楊元琰補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勵

褒稱賜衣

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時京兆號難理正雅抑强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職林

召對賜衣

唐正元間上召京兆府諸縣令對于延英殿訪以人之

疾苦且慰諭之各賜衣一襲

詔居第一

開元初韋濟調鄄城令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免官

召遷大縣

梁武帝每選良吏務簡廉平皆召對于前親勉政道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爲吏者往往承風斯亦近代奬勸之方也

永豐威惠

柳渾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錯太和以惠鰥寡驅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没之患政無犯令龎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徧於闤市既庶而富廉恥具焉既富而教庠序列焉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而加仁厚焉

江東政績

岑羲字伯華爲金壇令弟仲翔爲長州令仲林爲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廵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岑

矜恤孤羸

漢周澤爲澠池令奉公克巳矜恤孤羸

感悟子母

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嗚咽流

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子母感悟請自新爲孝子

文武材幹

李大亮少有文武材幹爲土門令躬捕盜賊太宗聞而嗟美下書勞之

教訓綱目

楊炎誡刺史縣令等詔云興化阜俗不惟良二千石亦在縣主簿縣大夫親其教訓舉其綱目

蹤跡飄零

吳靖爲長沙令一日自嘆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鵷鷺之班髪白蹤跡飄零尚爲百里陶元亮何人耶

貧殿不進

韋思謙調應城令貧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徳耶

教以耕桑

韋維徙河内令教民耕桑縣内刻頌

不加箠楚

夏方爲齊丘令百姓有合將加箠楚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小大莫犯也

單馬諳賊

李大亮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度不能拒乃單馬諳賊營說豪帥爲分别禍福賊衆遂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晡而反

築城息盜

羅立言改武昌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

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濶狹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鎖絶汴流姦盜屏息

誅滅大姓

王方翼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人帖息

摧勒姦豪

陸操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摧勒姦豪人不敢犯

息錢不與

薛訥還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絶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豪賈豫給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户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豫納以直絶僦欺之弊及去人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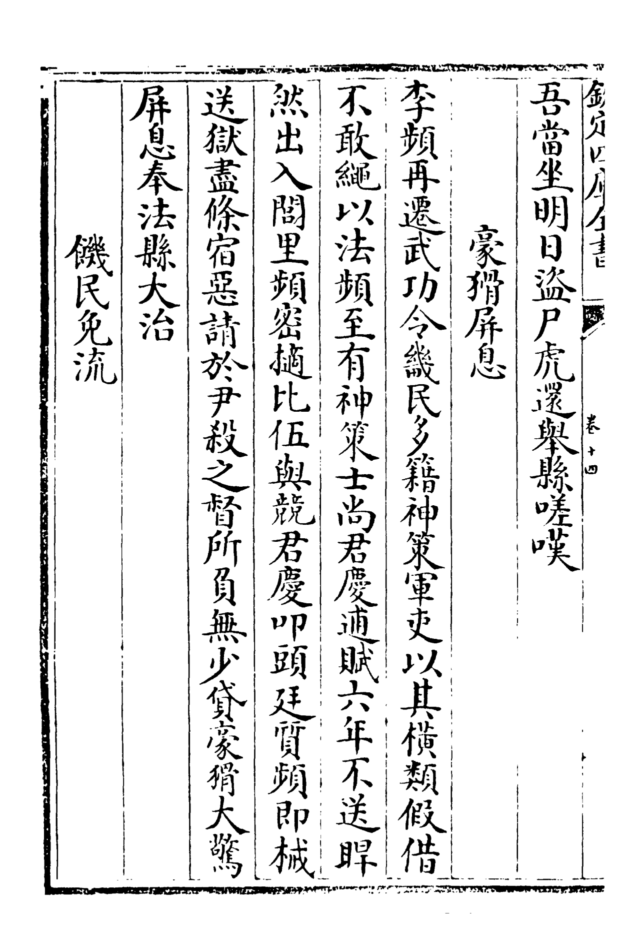
牸牛還犢

張允濟爲武陽令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得十

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詰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爲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質所來婦家不知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婦家叩頭服罪

盜尸虎還

元德秀爲魯山令前此隨車傷足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



吾嘗坐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

豪猾屏息

李頻再遷武功令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横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睊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叩頭廷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

饑民免流

韋景駿歷淝鄉令方河北饑躬廵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功

傾貲振䕶

張廵爲清河令治績而負節義或以困阸歸者傾貲振䕶無吝

浚渠㫁漑

李頻遷武功令有六門堰者㢜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廩庸民浚渠按故道㫁水漑田𣪺以大稔

年高擬縣

韋嗣立建言比年不加簡擇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

舉材堪縣

李吉甫建言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

以治最顯

房琯受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户參軍復爲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但計資考

陳子昂言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

得失無憂喜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喜

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毀譽賞誅

晏子爲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謝曰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二年而譽聞於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即阿烹賞

齊威王賞即墨烹阿大夫

王貢薦達

蕭育爲茂陵令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投三老巫

西門豹爲鄴令鄭之三老廷掾常歳賦斂百姓收取爲河伯娶婦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帳女居其中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人多持

女逺逃其所從來久矣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
其人民豹曰至期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㑹之
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㑹其巫老女巳年七十從弟子
女十人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豹曰是
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待更求好女後日送之
即使吏卒女抱大巫嫗投之河中凡三弟子豹曰巫嫗
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
中西門豹簪筆向河立待良久曰嫗三老不來柰之何

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者趣之皆叩頭血流久之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矣

鑿十二渠

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至今皆得水利至漢之末而長吏以十二渠橋絶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之父老不肯以爲西門君所爲賢君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虎豹出境

袁珍爲六合令教人書虎豹鷹鸇皆出境

猛獸遠逝

趙瑶爲侯氏令縣素有猛獸瑶到乃逺逝

爲守起舞

魏陶謙除舒令郡守張磐先輩與謙父交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因强之及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因鼓有感

張希顔爲萍鄉令有失政范延賞過其地聞更鼓分明而賢之嘆好官又孫抱爲延陵令廣陵高㚐詣之抱無故人之懐㚐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曰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

按人殺子

杜杞知建陽人有老而生子父兄以其貧多殺之杞上書立保伍以相按察由是稍絶其弊

野水橫舟

寇準爲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拆葦應物一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用在巴東五年又宰成安賦役期會書鄉里姓名揭之民無違者遷殿中丞東都事畧

清水平衡

華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爲穀城令人歌之曰華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四朝國史

聞名召試

王禹偁字元之知蘇州長洲縣日賦五題人多傳誦太宗聞其名召試相府授直史館賜五品服擇犀帶以寵之（真宗實録）

一見厚遇

陳述古知河陽縣會富公移鎮河陽一見公即厚遇之燕遊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唱富嘗曰陳著作奇才人也（言行録）

聞鼓美政

范延賞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爲守因問天使沿路來還曽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見萍鄉邑宰張希顔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美政也公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希顔後爲發運使延賞亦爲閤門祇候皆號良吏

因訴問産

蘇頌知江寧縣丞南唐後板籍賦役皆無法度公至每因治訴旁問丁産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吏定户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爲神明並同上

有十奇歌

嘉祐中王允規知河清縣軍民歌詠有十奇號十縣最

申公知蔡州蔡所統十縣汝陽政事修公首薦之號爲十縣最

理劇如水

李彤宰京邑理劇之用如水在罷撓之不濁白集

邑庭如水

李文簡公濤號巽巖知雙流縣日坐聽事訟至立決仕族張氏子競家貲公曰汝忍墜先訓盍歸思果悔過自新大姓李雱市丘成之産公以成之不白所生母追正之

豪右斂迹邑庭如水

築堰絕訟

趙瞻字大觀知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東都事畧

築堤衛田

范仲淹通泰海州皆濵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公時監西溪倉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爲興化令專掌役

事既成民至今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言行錄

導海爲利

真宗朝魯宗道爲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爲利號魯公浦東都事畧

泄湖入江

曾公亮字明仲知會稽縣縣有鑑湖溉民田湖溢則反爲田病公疏爲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同上

禱神灘徙

張逸知青神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林里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逾月灘為徙五里長編

告牛盜伏

包孝肅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言行錄

削木為牘

真宗天禧五年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為牘民有違逮者書其姓名使召之如期而至續通鑑

片紙榜門

鍾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詣縣皆如期而至不敢後

樂其簡嚴

吳育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久愈思知襄城縣宗室宦官往來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並同上

治以恩信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仁宗實錄

一新學校

范純仁知襄邑縣守學校倉廩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

鄉之賢者以教其人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加勸誘

勸諭子弟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知仙居縣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且諭之曰爾遣子弟亟來就學於是從之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

差役無辭

程明道知澤州晉城縣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悌忠

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邺姦偽無所容俗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聚而教之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鬬死者先時民悍差役及期互相糾訴鄉邦為仇先生盡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程伊川撰明道先生顥行狀

聽訟得情

陳良翰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强梗吏治尚嚴公獨撫之以寛租賦揭示名物人競樂輸聽訟率得其情或問何

術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亦猶是矣朱晦菴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

民至無訟

彭思永字季長歷知南海分寧縣素號難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無犯法至於無訟明道集

民勿違教

周茂叔初任洪州分寧簿縣有獄不決先生一訊立辨後知洪州南昌縣民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

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先生爲羞實以汙善政爲恥也濂溪周先生茂叔行狀

養兵卹農

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隷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隷縣事畧

農隙教武

河南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丈備數而已明道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伊川明道先生行狀

除無名祖

杜杞字偉長知建陽縣除無名租萬計閩人有老而生子其父兄以其分貲多不養之杞上書立保伍以相伺察由是稍絶其弊言行錄

毀淫祠數百區

陳希亮知長沙縣浮圖有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

皇后家恃勢據民地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巫覡斂民財祭鬼謂之賽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老人行火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毁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東都事畧

課民種桑

范純仁知襄邑縣有恵愛課民種桑民號其桑爲著作林

拔茶植桑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利并同上

養老事上

張横渠先生為雲巖令以厚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上之義問民疾苦

視民如子

先生内直外方不為空文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為政視民如子嘗言縣之政事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明道文序

為諸縣法

蘇頌知江寧縣剗革蠹弊數修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為法

為天下法

慶歷四年張掞知益都縣罷里正弗用而租以時石介獻息民論請益都為天下法

一諭止叛

孫覽字傳師知尉氏縣將官御下苛酷士卒謀就大閱殺將以叛覽喻之曰將官暴虐誠有罪也然汝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耶衆皆感悟聽命遂帖服神宗嘉之以爲司農寺主簿東都事畧

片言斷獄

周憲知淅川縣前政公事不决公到迎刃而解决遣無留凡片言斷獄得其情僞人人心服老胥猾吏屏息聽

命邑以大治楊龜山撰周尚書憲墓誌

遮道乃還

張士遜字順之謚文憲爲射洪令歲旱禱白巖神即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轉運使檄士遜治鄰射洪民遮道馬不得去乃聽還

遮道乞留

淳化二年姚銑恭知須城縣鞭扑不用境内大治民數千人道遮轉運使乞留州以聞賜璽書賞以粟帛秩滿

以著作佐郎知洪州南昌縣賜衣服銀帶絹五百疋

爲諭民篇

戚綸字仲言知太和縣太和民悍好訟綸爲諭民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東都事畧

爲法範書

劉彛移朐山令治簿書卹孤寡平賦斂抑豪猾凡所以惠民無不至也類其事以爲一書名曰法範同上

號魯公浦見前導海爲利

謂萊公柏

寇忠愍公凖知巴東縣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言行録

考四善三最

哲宗朝吏部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以獄訟無寃催科不擾賦役均平為治事之最屏除姦盜賑恤窮困為撫養之最分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

下九朝通畧

古今文集

雜著

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　李白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秦之古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成周乃東魯之邦自伯禽至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國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爲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邑雖屢遷井則不失魯境七百

郡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要衝東壍瑯琊西控鉅鹿北走厥國南馳牙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踈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坱圠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泉貨之橐籥為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

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户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温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鋒鏑百發尅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寛猛相須韋弦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黄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鞶蠛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

者併於重輕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誦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絶跡者也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華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矣而詞人略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朝制有天下淇漳之閒於京師爲近守宰之寄於元元最親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曲蒙眉渥制令褒賜與内官同

法清貫往往超拜天寶已來東北隅節度位冠諸侯按數軍鉦鼓兼本道連帥以河北貢篚征稅半乎九州邉於山戎歲備勍寇每署長吏朝廷特難之或操尚虧渝或中丞遷換或流亡未復或委罪刑書繇是使臣慎簡其人密表陳請鍾愳光於異土萃人物於東州不然何公方振羽青雲胡爲而在此堂也公以徳行文學爲人倫羨慕清白道藝隣於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兹邑以西門沉巫爲不仁仲康解綬爲斷義約古中道爲今令

圖下車無何休問四塞他疆之人父母之且尸祝之則境内之歡可以心見君子哉至若由身立政謀近及遠邑人趨拜靜聞堂上之琴軍帥往來潛預幕中之畫所利者大豈唯安陽夫然則縈纓曲縣乘車四壯人所願也於公宜之記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今特書公何尊王命也其春秋之義歟天寶十載記

臨淄縣令廳壁記

李華

鄧爲天下扃闥兩都南嶔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

其人盈豪疆内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穰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户既寡姦俠所歸唯臨湍境清人閑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户爲菊潭縣天寶至徳之間狂虜南侵南陽爲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烟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瘢人如寒加裘如餒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字承顏自左驍衛兵曹參軍本道節度使表爲此縣始至户不盈百爲政七

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爲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顔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告之來者覩諸其家知乃爲政承顔奉版輿冒虜壓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禄爲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議能也寶應二年七月甲辰左

補闕李華記

饒陽縣令廳壁記　喬潭

千里之外設方伯帥其屬屬有長今之縣尹焉故縣之庶富尹以賢傑不可冗而庸也自齊桓匡合制我饒陽歴戰國以還遂美其城邑西邇全趙東拒河間燕之南郊冀之北土其有呂尚之遺風乎多奇士好帶劍侈服多佳人善彈絃跕躧其地虜口近擊析之虞其川滹沱有泛舟之役廣輪七十里編户二萬計行或擊轂市或駕肩日中奇嬴雜幣爲窳機女狹其幅利染工多其姦

色業不可廢訟由是興非夫寛猛以濟之則不能用乂
宵人課居㝡政固亦明巳我茂宰裴公河汾鼎族公卿
門子識經之文緯之教設而耆幼歸心刑施而權豪斂
跡恵行爲膏雨令出爲清風君子謂裴公於是乎其髙
蹈近密翰飛青冥未可涯也余味之久矣豈縣公能事
而屋壁不書召彼故老詢于前政莫知其數逺者闕如
權輿先天置郡之後凡名士改轉列于左偏庶幾將來
亦克用勸

漢源縣令廳壁記

于邵

周克殷列爵惟五實分子男之位洎秦漢以降或令或長雖小有差其揆一也皆銅印墨綬秩六百石非理道之君愛人如子則不能爲官擇人矣國家坐進此道至於憂勤爰增禄秩以勸能者皇帝觀兵朔方之歲始上禄縣更名漢源將復禹舊績以從人欲其山川形勢土地風俗近鎬千里華風不間多乎哉蓋小國以聚大國之義也且夫南呀蜀門東谿雍畤西走連磧北逾大漠

四交憧憧者於是乎終日故有獄市之煩供億之費上洛郡府下用臨㴅非貞固不足以幹事非廉慎不足以率人清淨則可乎不擾忠恕則可乎求瘼時謂京兆韋子當公府之選推而有之至於今人易受賜邑則稱理聞之見之政參乎前從事雖疲於改易用舉自多於顏脫我則無二不其難乎嗟乎絆驥已久及瓜將代顧此屋壁何其寂寥前芳無聞後進奚覩記者史家之流也亦所以發揮廳事啓迪人物又知韋公授受之始其或

繼之者從而紀之前後相映光采洽人乾元三年孟夏之日計開元中有柴希言自溢陽縣令拜以清白名聞遷洺水縣令天寳中有郭瞻自永康縣尉拜甚有能事秩滿遊河朔遇亂未知所適至徳中有郭伯陽自某官拜恂恂如也遷洋州司馬其餘日月某通名氏失之不得次于公之列爾

吴縣令廳壁記

梁肅

在春秋時列國各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

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内操賞罰之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風俗成敗本乎身黎元安否係乎政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於湖河望縣十數而吳爲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于茲土參編戶之一由是人俗舛雜號爲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百倍他縣彬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歷十一年天官精選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由太原府祁

縣令爲之公外寛内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安土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葢和平也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降而爲之抑選部爲官擇人而公履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公者敢録其實書于東序以播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白居易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爲用

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之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田生荆棘官舍爲煨燼乗其獘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己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强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强毅故軍政不能干于縣緜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

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士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乂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能不韙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白垂爲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署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牒此畧而不書今但記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

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一月一日

解縣令廳壁記　沈亞之

國家自誅叛以來於今六十餘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榷之法居間為民起横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下豪商猾賈而姦吏踵起則解之為縣盆難不能等於他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貳下不出

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敢專但奉府曹候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于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爲令之尤悔者日爭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横令今者余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不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燕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户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緯緯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秪承録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闗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

之餘雖使冉季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傫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嗣其政而展其才居未再稔最于一郡張君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剸煩决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皎然絶類便安之謡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斂盛粻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艇之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盌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絶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

至誠促嚴吏家以懋民戸故秋夏之税先期而集㣲過以容不逮奬能以勸不修爲魁而萃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期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渇而澤均蜉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膚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内閑閑似窔與蒲余既堙戹斥置于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爲余詁若𡖖談既接盌久得實其閳仍刻山石鑱廳壁盛之以覿永久

華亭縣令延陵包公壁記　顧況

陶氏之隱誥云張李二君勤行仁義異代同德慶鍾包君包君鮑靚通靈之士矣秦有包丘漢有包咸世爲學官隨晉南渡公爲延陵人也隋書儒林傳包愷包愉兄弟皆治漢書從弟子千餘人樹碑紀德惟皇六葉鴻臚宣力於王室著作隨名於當代起居祭酒聲隱都野與翰林供奉晁析其流派君辟秀才以文自潰甞夢入冥府浹時而蘇根於修短有開之兆言地下之法峻于人

閭頗符干寳捜神之事隨難奉天重圍暗解上撫其背而春官亦以賓禮待之及爲華亭有闢田增户均賦愛人之政語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由也可使治其賦而君實有之舊章壁記記其官敘野史之流也平原之谷水崑山鱸魚蓴菜海錯陸產彼何人而不知今記其異庶有補於化耳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楊廷秀

閩之爲郡八孰難理曰汀汀之爲邑六孰難理曰長汀

曷難乎汀曰其山峭岏其川怒湍其氓悍堅曷難乎長汀曰汀爲閩尤長汀爲汀尤天台謝君周卿佩印組至之日顧而嘻曰地罔險易險易在令氓罔悍愿悍愿在政爰整維綱爰究源委以肅乎氓者肅乎躬以繩乎胥者繩乎衷先是邑以鬻鹽爲田外之賦鹽以羡錢爲俸外之給君曰非令甲也則却而儲之於外府迨暇循行邑居周視墻屋問其門序傾西隤東問其圜扉上雨旁風問其帑庾戶蠧壁空初而戚既而懌曰不有外府於

是畢捐所却之布為錢萬者百廼市松石廼陶瓴甓廼
屬匠役門序鼓樓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為新圜扉之屋
十有二區爲庾之屋十有四區皆以新易故又以其贏
為燕息之所其肇造者曰鈞臺曰村莊曰靖節之祠亭
曰森爽閣曰蓬莱其更造者曰琴堂曰偃室曰槐堂匪
棘匪紓若倦若劬期年儫功無廢公藏無聳民聽霍然
山出煥然霞湧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費而
不費捐已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潔乎不知其

賦視其羸不知其野視其庭不曰敏乎事輯而民不疚役不迫而功就不曰惠乎仲尼不云乎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

德清縣廳壁記　吳永叔

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社稷人民可以君國有鄉遂都鄙可以域民有户士兵刑工可以分曹莅事魯謂之宰楚謂之公漢謂之師帥其為國雖小於天下其規模所置則同也職字人者若恭寛敏惠奉法循理常知民之

疾苦心誠求之則念用于此證應于彼乂暘肅雨百穀用成春雉率循夜魰知化雖弦琴寂寂而百姓自理也其或弛慢猛殘敝化淫刑𥅡民之終歲勤動吾又不能安利之則怨咨于下謫見于天火旱木饑羣生寡遂猷不渡河蝗多入境雖桴鼓逢逢而盜賊終莫能止也縣之有廳壁記豈但識姓氏表年月哉蓋善善惡惡欲俾後之觀者歷指其名議之曰某人賢某人否則將脩善而知慕見不賢而自警是亦教化之一助也四明趙令君

汝歸出長於斯政將告成百爲具開廼顧題名氏石列於廡下殆失所以尊吏崇化之意遂别命工琢堅珉而置於公宇工且噣余爲記某季秋朔日因上尹謁入其門其門洞開知其心之直也至其庭其庭如水知其政之清也揖而升其堂堂髙而聽卑知其情之下達也起而摩挲其石石外炳而内堅知其所守之介然不撓於勢也集是四美而書豈不勝皇甫持正記廬陵令廳壁云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専達於天子下不得賔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于天子之下士静牽動逆勢如鴻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為堯山不以其輕者入於心而尤爲其所難剗𢧵斷裂之故不得符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盆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

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為此邑者不忍其人没而不彰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强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嘗受兵為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為代魏燕趙踣漳南蹶上黨肩尻頓僨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鬬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

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爲北門重郛言言洪河渾渾矗爲巨防扼爲要津堤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宵奔講言終驩行李便蕃賔客供給禮莫重

焉總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爲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於縣道則為令者又加難焉是以一切趣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達爲能推行而優爲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寖密監司操持羣下不得動揺吏亦便文譊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隂頽寢堂廳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揺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爲邑宰於斯且期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

河決商湖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取其故廨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廳事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干門垣墉墍茨凡若干工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爲過在下者不以爲煩程工即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踵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壞

蕪湖縣令廳壁記　洪邁

郡縣之官難莫難於令令不可爲也泉粟所入緊兩稅是賴郡裁十一二予之或名存寔亡借曰充數簿責征須不少遺力偪於弱不敢不共命至賈市爭分銖俠取巧撥僕隸過與法爲干而無俚之晝出焉法目如蝟毛舉頭畏觸不良子險健成訟左狙右掠蔓游其詞以聾上官計一行令束手矣昧旦坐堂上追胥在庭雎盱喌呶諠不可曉將甲乙扣其脛懼及善人循循而舍諸又納侮故佞媮寛猛均足以蹈罪令不可爲如此用是人

莫肯爲令非吏部考籍而畀之通萬國無一焉可也蕪湖在春秋曰鳩茲葢吳楚必爭地入東晉宋齊建牧立州實爲南豫臺家常選宗王名將握節往控臨今雖不能邦猶名姑孰壯縣用壯爲累郡百役以要之栩栩然而來貿貿然而去項領常相望也挈此校彼其視他令中爲又難吳人朱似赤召以故輔臣孫捐其門凡少年時已銳與寒畯角推排受縣自詭爲此來勇者尚其決猥者儲其笑愛之者藂然以爲憂赤召若不聞曰吾知

爲百里宰而已處之期年民吏相忘乃若尹賞之在粟邑東舟西舫出其涂篙工榜人皆略能誦説其梗槩於是與予書言我已伐石置廳壁將刻前長官名氏盍爲我識之予與赤召游四十年向所謂䓗然以憂者蓋其一也今若此故喜而書之淳熙七年二月二十有一日記

錢塘縣廳壁記

樓鑰

錢塘古都會繁富甲於東南高宗南廵駐蹕於兹歷三

朝五十餘年矣其民物百倍於舊負郭二邑事體寖重他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祥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塘爲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内尋入景靈禁籞乃以華嚴僧坊故址爲之在國庠之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宋君价始至興滯撥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以崇儒風建犴獄以清囚禁因又裒會前任人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旣甚古

蒐考古傳自宋元嘉中劉道眞至吳越雖隱凡十九人國朝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載歲月亡者缺之使後有考焉君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於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某與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於仕也爲之記始末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阜太傅元魯山諸公著于民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於潛縣廳題名記　洪咨夔

六飛都吴邑加重令加選題名昉於隆興甲申續於嘉泰癸亥前後著見者四十有二人石近燬紹定戊子續記自見大夫始舊聞放失矣九華程君𤍽至精敏而峻潔大不弛綱小不漏目民隱吏慝蒐獵幾無遺治行亹亹逼前猷垂滿討諸故府合題名三爲一以存往而詔來且追書唐及國朝全盛時賢令十一人于首高山景行不以耳目所接爲僅足也然著記未免於闕文遺風

或得於慨想東晉虞府君嘗爲吾長吏甚有遺愛志逸
其名託錢武肅乾山濟安廟碑以傳邑自漢隷丹陽以
來爲令者知幾人傳者能幾否固幸其不傳藏而不幸
不傳者可勝道耶夫士君子立於世豈以傳而爲善不
傳而遂已也未有爲善而必其傳也亦未有善積而名
不傳也其亦爲所可傳勿爲所不可傳而自幸於無傳
而根竅相形其溢於邦之耆老俊秀牙頰間者未嘗不
竝傳也書曰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司民

社者尚監茲哉

餘杭重建縣治記　洪咨夔

餘杭苕霅之津會故冬予奉老親行霅上諸山扁舟循苕谿而下間登岸從牧翁漁媪語人人夸誦吾令年方壯而識老政出清静民曾不省有官府也因以野服謁訂所聞令肅容于丞舍起訊之故曰縣治舊占溪南後徙于北宣和焚於睦冦江令衮重建建炎焚於金冦張令永嗣又建閲年百餘浸淫穿蠹凜乎欲壓圖撤而新

之治寺吏民之耳目非他役比故不敢不勉余退而心念是邑近在畿内地望非不楞然大也而土薄水淺十日晴則告乾三日雨已相戒爲濫備民以故亡蓋藏而令以負租督過者十七八彼芘于是豈莫爲壓焉之懼哉所壓者有急於屋者也見大夫以朝士來寧久此苟可撐扶以了歲月何新爲新之寧不勤其民而自爲紛紜耶未信漬于成也越數月茗人過予門曰縣寺成矣治事之廳退食之堂宴息之室崇楹邃闥表裏中度發

地得中霤遺跡位置面勢且還其初矣屋後惡木冗莽鴟鴉狐狸嘯醜舞怪之地雉薙不留餘拓圃結亭松竹伍伍氣象一新矣而田里晏然閭閻知嗟夫縣無劇易視令爲劇易弱者以苟媮爲安皇恤我後强者惟力自矜一役之興萬慼之乘也於此能於政休俗暇儲材庸力以植壞起仆使吏治尊民瞻聳而一毫不以勤其民至斥圭田再歲之入以食功可表也已惟昔聖賢道化之盛有本末而無内外其用力自相在爾室始蓋萬室

之治不如一室之難也言偃宰武城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其室是室之嚴所親必直諒所講必正大所踐必誠敬詖辭詭行奸聲亂色無一得以揺吾之清明而絃歌之化行矣今其進於是乎役起正月己未訖五月癸丑大尹詳定户部侍郎余公佐其費爲多令公族名希磐以進士試刑法中其科嘗爲大理評事云紹定癸巳秋七月甲子潛山洪某記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劉克莊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巍巍考亭為宋闕里兩坊墳籍大備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於鬬及氣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裕上寛下無江浙閩粤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纔數十紙賦與訟易治也矧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筍連山酒妙天下人家池榭多竒卉珍樹同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産之美又宦游者之所樂也然比歲官長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迥至而嘆曰

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厚誣吾縣也迺究病源徐施砭劑朞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艤舟水無租瀣凋瘵復甦廢墜畢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柢余曰吾子舊令尹也盡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髮殘禿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弟過其境者猶惓惓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人不相忘如此趙侯方𣂏學宮講師説私淑其士抑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

久終之以不倦他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阜其學出於師友云

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絶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信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

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通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别其善惡强弱富貧勤惰窕窳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令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

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黄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令之爲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彭山縣令石記　　陳後山

慶歷初西邊弛兵盜脩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令始出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爲令令三考用舉者爲京官京官滿三歲爲朝官蓋士之選者

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然而猶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爲州部五縣而四用縣令以爲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績可紀今選士爲令於古爲加詳而吏治不盡如古其故何耶蓋漢承秦弊綱目疎濶吏自爲治故易爲功而非王制令法令備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其不盡用故其治難無赫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寃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刊縣令

豈非令非王官不登簡策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免使吏民有述焉令廳故年紀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刊于石九十九人記與不記不足爲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爲有餘也

舉縣宰議　　元微之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強白者拘於考淺疾廢耄瞶者得在選中倒置是非無甚於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名詔既行

起請尋下有司再議釐革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云增加新户開耕荒田以是考課舊條獄絶繫囚寃人申雪亦是政途常事舉察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從未殊尤豈可二年竝罷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文不必更依吏部分析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士散試官等竝請停集且起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之官何妨撫事若能限其資歷即與常選何殊今請除見任縣令外

其餘並令赴集又云檢勘榜樣剝放程式及試書判並
請準平選人例處若此則案牘之吏得肆奸欺書判雖
工何關政術有同減選赴集豈是特舉與官今請應舉
薦人量納文狀便令坐擬亦不在剝放及試書判之限
又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效實本舉良能既蒙優奬
皆居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並恐不可施
行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員闕先
盡舉薦人數留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冀將允

當謹議

論知縣俸　周必大

臣觀漢詔有言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禄所以為民也今治民之吏莫切於縣令而禄至薄往往墮中人於貪吏之域非古誼也按紹興令外縣知縣供給不得過十五貫仰事俯育何以餬口於是撰造名色並緣增加前後相承其數反多自非慕拔葵掛魚之廉安飯蔬飲水之儉則或譴違衆或樂用例鮮有

能自立者一旦偶因他事爲猾胥奸吏所持方且低首下心冀幸苟免望其抑豪强戢吏奸革蠹弊斯亦難矣臣伏見近制堂除知縣許支供給錢四十千大邑有小大任責則均且以郡守言之有堂除有部闕有大藩有小郡供給之數皆爲一等豈於令宰而獨不然臣愚欲望聖慈送重修敕令所將天下知縣縣令供給斟酌近制增其所當得而禁其所不當得既有以養其廉斯可以責其清庶幾人盡其治少副陛下爲民之意取進止

縣令箴　古之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爲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秖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咈慾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縱慾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耻剛强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

通而清不如不清无爲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不成過客箴士龔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劒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厚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

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古詩

贈章明府　李白

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白玉壺氷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佳政燕南播髙名過客覽行謡因之頌德聲

古詩　李白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吾臺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蠖屈雖百里鵰騫望三臺退食

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緑水寂似閒白雲有時來

寄萬齊融　李白

名髙不擇仕委世隨虚舟小邑常嘆屈故鄉行可遊青牛半村户香稻盈田疇爲政日清静何人同海鷗揺巾北林夕把印東山秋

贈清漳明府姪　李白

吾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小邑且割雞大刀將烹牛雷聲動四境惠爲清漳流

獻當塗宰李陽氷　李白

惠澤及飛走農夫盡歸耕虞漢水萬里長流玉琴聲雅頌播吳越還如泰階平

贈剡縣過祕丞　陳古靈

賢哉過縣尹德政是吾師萬里無錙額一心惟孝慈家貧因客冗髮白爲民饑誰刻前山石令人去後思

贈豐陽帝明府　張九齡

君有百鍊刃堪斷七重犀誰開太阿匣特割武城雞竟

與尚書佩還應天子持何時遇操柄當使玉如泥

贈張公儀宰安豐　王介甫

楚客來時雁爲伴歸期祗待春冰泮雁飛南北兩三回回首湖山空夢亂祕書一官聊自慰安豐百里誰復歎揚鞭去去及芳時壽酒千觴花爛漫

送永新杜宰解印還朝　楊廷秀

去年摘山初弄兵永新縣前戈劒腥杜侯不持一寸鐵閉閤堅卧民不驚軍前米作山谷聚木牛流馬安用許

但令綠林無㸃塵何須爛額畫麒麟紫皇急才宵不寐

斯人合著班行裏逺騎匹馬謁明光夜來溪風吹玉霜

律詩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　王介甫

青嵩碧落曾遊地墨綬銅章忽在身擁馬尚多譏句雪

隨衣無復禁城塵古來學問須行已此去風流定慰人

更憶少陵詩上語知君不負鞏梅春

陳師道宰烏程縣　王介甫

嘗聞太丘長德不負公卿墟墓今千載昆雲亦一城本懷深閉蓄餘論畧施行故自有仁政能傳家世聲

送孫明甫兄弟繼爲邑宰　　劉克莊

三年於赤子摩拊極殷勤令尹留方寸吾民受一分宛如小滕國突過大馮君四境風謡美諸公必采聞

題終明府水樓　　杜甫

子賤彈琴宰邑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流今在兹

寄潯陽姚宰　鄭谷

縣幽公事稀庭草是山薇足得招棊侶何妨著道衣

送宇文舍人宰元城　岑參

縣花迎墨綬關柳拂銅章別後能爲政相思淇水長

送趙明府之縣　杜甫

連城爲寳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

贈江陽陸宰　李白

聞宰江陽邑剪棘掛蘭芳城門何肅穆五月飛清霜

贈范金鄉宰　李白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爲邦默自化日覺冰壺清百里雞犬靜千家機軸鳴

贈崔秋浦　李白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株柳井上二梧桐山鳥下廳事夜簷落酒中懐君未盡去惆悵意無窮

又　李白

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見客但傾酒爲官不愛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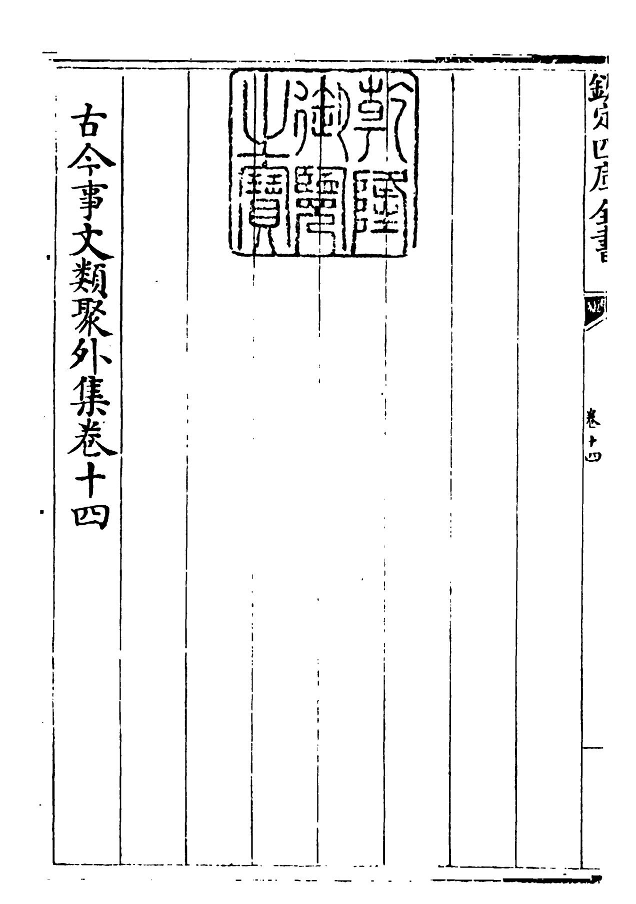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地遂名賢好風隨惠化新

詩話

紬被放衙

文潞公爲榆次縣令嘗題縣鼓樓曰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黄紬被拏出頭來放早衙

坡詩注世傳大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黄紬被裏放衙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四